

# 黎聖宗時代之武功

丁令威

黎聖宗時代創制立度文治炳然。讀天南餘暇集足以見當時文物之盛。然當時文治之所以盛純藉有武力爲之聲援始能如是。帝拓土開疆叛章孔厚其英雄才略之處今尚可於史籍中證之。其親征占城有詔諭云昔我太祖高皇帝敬天勤政繼蕩平亂略肇造家邦太宗文皇帝敬天勤政繼志述事小懷大畏內修外攘裳卉髻稚梯山航海萬邦仰德八極傾風蚩蠶占城趙趙免窟蜂蠭養而成毒禽獸飽而忘恩躡躅獨夫徘徊小智彰聞穢德好忘無地之軀包藏禍心妄畫射天之策我先皇爰赫斯怒惟懷永圖三載遏音大勳未集仁廟踐極種落實繁憑古壘之狐丘恃闇槩之蟻穴惟狂固念稱伯父而姪我皇滅德作威號天佛而臣我越積惡不可掩言辱不可祥呼侶會儔敢逞狗偷之態抵虛投隙潛驅烏合之徒攻刦化州虔劉屯戍滔天之逆逾月而平計已不行謀之更拙死期將至足以滅身眇視不明發有逸口計窮辭遁將叛辭慚作狐媚於燕京笙簧行譖人之計萌蠶食於上郡腹背陷受敵之危求銅柱立於橫山令漢兵下於僰道薄言往憩胡憎莫憲更誣我以籍萬兵將併北朝之境宇繼言我如天二日自尊南國之帝星謂我奪金寶貢珍謂我爭白花母象視吾民甚輕於草芥忍生沙蟲之心指我國易取如奕棋妄覓蓬蓽之骨觀其措言口舌莫非傾人宗姚若是其幾無所不至以致大明之疑慮賚勅連年奈斯醜虜之跳梁蹈兇覆轍何校滅耳艮恨薰心鴉峙危巢臣僕我朝使蛙鳴底井警咳我勅書日長月增雄唱雌和與亂同事謂暴無傷沈狗父猪母之腥羶行篡弑而移逋提之祚胤動佛塔鬼祠之勞費扇禍福而滋荼全之蔓延禁屠而困天民止酒而匱神祀男女盡驅於廝役鰥寡久毒於劓焚占氓則重賦慘刑尸耐則高官好爵藏

獲我男婦。淵藪我逃亡。流民踏地而含冤。闔境告天而無路。旅焚其次。播奸宄而冒化風。帝用不藏。逞兇殘而行政事。小人在位。大邦爲讐。內竊窺。外佯貢獻。借使狐鳴帝里。誠所甘心。豈期蟻聚神州。竟相肆志。我弛則嘯。郡入寇。我張則掉尾乞憐。爲宗社讐。爲生民患。謂鞭長不及馬腹。謂風未不舉。鴻毛敢懷好亂之心。正犯必誅之令。豪傑聞之而切齒。忠義聽之而傷心。原始反終。智小謀大。有典有則。造逆無赦於國章。不威不懲。除暴孰分於夷服。朕仰體上天之道。近繼皇考之心。殄春秋九世之讐。定家國萬全之計。救兆姓倒懸之苦。安積年反道之邦。伐叛救民。聖哲以之而耀武。栽培傾覆。天地以之而爲心。蓋自古夷狄爲患。國中故聖王弧矢以威天下。九黎亂德。黃帝治兵。三苗不恭。大禹誓衆。雖用兵乃聖人之不得已。而立法使愚婦之所共知。霧小何蔽。日明楊邊。豈容鼾睡。選斗量之飛將。募雲集之健兒。貔虎萬夫。舢舨千里。士百其勇。人一厥心。莫不扼腕爭先。持繩待試。請築鯨鯢之觀。思垂竹帛之功。師出有名。刑茲罔赦。朕指揮武節。號令神兵。肅將兵威。恭行天罰。風飛雲捲。樹蔽野之旌旗。日射星輝。揚摩空之斧鉞。易如解籜。有若摧枯。虜在目中。雷疾寧容於掩耳。師行席上。火災立見於燎毛。直收一旦之功。思雪百王之恥。且爲民而除螟螣。不以賊而遺子孫。小武帝之贊兵。大文王之闢土。於戲。窮寇刦羊無血。可稽六月之師。南郊見豕負塗。不待七旬之格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後比朕丕繩祖武。光御洪圖。蒞中夏。撫外夷。廣大舜敷文之治。闡帝猷開王志。迪周文闢國之規。惟此老撾界居西徼。當聖祖樸狂吳之烈。既伺隙而襲我師。逮神武滅賊儼之軀。又助惡而徂戎旅。惟君父之讎未殄。而戎敵之虐孔殷。驕蹇萬端。侵凌百態。弟高皇姪裕廟自尊胡異於井蛙。抄良政掠安西。扇毒愈滋於蜂蠻。蠶食岑上下之居園。鼠偷我邊疆之氓。隸順平沙杯爲之驛。騷臨安歸合彼其蹂躪。湯上湯下。我之邊邑。彼則掠奪而跳梁。道淪道車。我之叛酋。彼則嘯呼而淵藪。彼之信使。我則厚遺而遣還。我之介臣。彼則拘囚而禁錮。以至琴公竄身之日。始翼卵而蔽奸。及琴公反噬之時。又藉兵而助暴。魚肉我宇宙。爪豆我提封。侮慢自賢。譸張爲幻。豈疆場一時之患。實宗社萬世之讎。朕紹文武丕休。恢皇王遠略。雪趙宋和戎之恥。弘天地好生以爲心。復齊宣死國之誓。法春秋行師而仗義。矧此蠻方之生聚。久汚搗狗之腥羶。欲還夷俗之綱常。合振威聲之弧矢。扛鼎揭旗之士。咸雲集於轂中。翹關超距之才。舉星趨於麾下。廊廟議論。資其謀畫。山林隱逸。助其技能。人皆踴躍而揮戈。孰不縹紗而指掌。試徵衆志。可卜人心。既於本月二十八日特命宰臣分道進擊。征西將士黎壽域出前鋒。正道節制遊擊諸營。殄盆賊之孝姪。先剪彼羽翼。據鎮寧之險地。再擣彼腹心。征東將軍鄭公路節制土兵諸營。從安西道以據其上流。鎮虜將軍黎廷彥節制橫野諸營。由玉麻道行以截其奔路。游騎副將軍黎弄等從順每州。所以扼吭拊背。討賊副將軍黎仁孝等由清都府。所以投隙攻瑕。要一鼓而破齊。必多謀而誤楚。彼如蜂屯蟻聚。守則右實左虛。彼若鷺聚鵠驚。攻則勢分力弱。揆我謀之先定。知彼賊之成擒。今朕躬秉白旄。手持黃鉞。遏彼蠻方。羈前代不羈之寇。繼于祖考。集先王未集之勳。用恢萬世之永圖。盡雪百王之大恥。上際天下。蟠地光昭。烈皇西漸海南。漸

河不闢。輿圖蕩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其征益蠻詔令云。天地陽舒陰慘。元氣轆轤乎兩間。帝王仁育義征。德威籠絡乎人表。易曰弧弓以威天下。詩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聖賢經世之言。古今一律。我國家混一區宇。統禦華東。虎落蛇鄉。景昭飲醴。文身錐耳。輿贊輦琛。益賊琴公。界居裔服。聖祖海涵春育。存胥敖蓬艾之中。文皇山納川藏。置孝孟壠抵之外。奈獸心莫革。野性難馴。躡躅豕羸。譎張狙詐。怠筐苞而廢任土之貢。辱介使而懷欺天之心。謀之不臧。靡可憶逞。爲鬼爲蜮。敢懷逆命之凶。如雷如霆。薄致義師之伐。始則抱頭遠遁。喘息竄身。終焉掉尾乞憐。倉皇納土。朕憫一方之生聚。寬萬死之罪愆。置郡縣而甸我疆。易衣裳而糜我爵。頑冥木石。孤負乾坤。縱溪壑之貪饕。倒冠履之名分。烏合嘯儔。屢抗王官之蒞邑。象恭方命。敢稽質子之來朝。內迷妖納之邪言。外倚老撾之聲援。制俠阮子儀數十餘輩。百端旅拒而不恭。宗臣王文且二十餘人。一旦殺伐而靡憚。方且浚隍繕甲。伏莽屯兵。謂叢篁可以遁踪。狃作偷生之計。謂瘞狗可以逞毒。敢懷反噬之謀。彼葛伯殺一餉童。而商湯奮徂征之旅。樓蘭刦一行介。而漢帝興問罪之師。况元惡琴公。忮心滋甚。塗粉我邑宰。魚肉我戌臣。怒人奚啻於填胸。數罪何多於擢髮。子陽背漢。妄懷蛙井之尊。元濟叛唐。難逭鵝池之戮。前車歷歷。往法昭昭。特命諸將以精銳二十萬。灌灌從天揚破竹之威。訊連連馘安安。指日奏出軍之捷。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統觀上三詔勅。足見有黎當日之威武。無遠弗屆。而聖宗之雄心大略。亦概可想而知。黎之極盛時代。文治武功。彪炳千古。威揚乎北。地闢乎西。規模之略。中興之功。直可以比肩夏少康。周宣王矣。

## 北屬時代刺史都護史（續三）

高淳從高駢收復有功。命代之。拜安南節度使。

曾袞初從高駢爲小校。善從政。僖宗乾符中以袞代高淳爲節度使。廣明元年府兵亂。麾下請出城避之。袞不從。乃示威德。旣而羣盜自弭。咸詣袞服罪。袞悉赦之。不問。由是唐諸道屯戍邕管者往歸。袞。哀撫納之。州人呼袞爲曾尙書。後撰交州記行于世。在鎮十四年。自乾符戊戌至辛亥也。

敬彥宗唐愛州刺史。

崔立信爲安南都護。其壻裴維岳攝驪州刺史。貪暴無度。

杜瑗孝武大元五年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州反。明年七月交趾太守杜瑗斬之。交州平。拜瑗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瑗字道言。朱鳶人。或云本京兆人。祖元守合浦。因居交趾。盧循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其使。

杜慧度杜瑗之第五子也。瑗卒。朝廷以其斬李遜功。授慧度爲交州刺史。適盧循寇番禺。不克敗走。襲合浦境。奔交州。慧度率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磧。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子李燮與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是月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衆艦俱燃。衆大潰。循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屍。併其父蝦及三子與李脫等俱斬之。函七首送建康。封慧度龍編侯。進號輔國將軍。其弟慧贊爲交趾太守。

阮鏡唐肅宗時補交州刺史。至德二載大食波斯率兵入寇。陷府城。殺都護阮鏡。因乘勝進攻廣州。

伯儀  
代之。

圍古城。順率州人扼截其歸路。破賊軍於陸州神石口。捷聞。德宗詔除順爲都護。順卒。詔其子杜英策溪洞豪人。唐德宗時爲安南都護。

姜神翊愛州人。爲舒州刺史。

劉方。隋仁壽二年。李佛子反。據越王城。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制師阮普顯據烏鳶城。楊素薦劉方有將帥略。文帝以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性仁愛。衆軍有疾病。親臨撫恤。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子。誘以禍福。佛子懼。請降。送之長安。其桀黠者皆斬之。後有言林邑多寶貨。而其王范志累不進貢。於是煬帝授方驪州道行軍總管。遇林邑兵守險。方擊走之。范志棄城走。方遷其廟主十八。皆純金爲之。刻石記功而還。然士卒死亦十之四五。

魯方字公略。刺史交州。順帝初。交趾反。扇搖九眞。方誘以恩信。賊降。以功遷桂陽刺史。延熹六年。九眞寇復。反。復命方刺史交州。方威惠素著。賊相率降。

裴行言。安南經略使。時環王國叛人李樂仙謀廢其主。求乞師。行言斬之。歸其屍。蠻人悅服。部將杜英策。范廷芝。溪洞豪也。隸于軍。他經略使多假借。暴肆難治。行言治其罪。貸之許自効。故得英策効力。廷芝當沐浴久不還。行言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遂笞殺以尸還。范氏更擇良子弟以代之。於是威風盛行。徙桂州觀察使。黃家洞叛。行言平之。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

陶綏。陶威之子也。初威爲蒼梧太守。後遷交州刺史。在職三十年。甚得民心。卒。州人表弟淑爲刺史。淑卒。又表綏爲刺史。自祖父璜至綏。凡四世。並爲刺史。

朱全昱。唐元帥府朱全忠之兄也。初從高駢破南詔有功。封軍司馬。昭宗景福元年。代曾袞爲節度使。進同平章事。後全忠奏全昱慾樸無能。請罪之。在鎮凡十三年。自景福壬午至天祐甲子也。

邵曄。景德二年。爲假光祿卿。交州安撫國信使。後改爲沿邊安撫轉運使。三年。交州帥黎桓卒。國亂。詔曄與廣州凌策同經略便宜以聞。遷曄爲兵部員外郎。以安撫交趾事畢。獎之。

李叔獻。宋泰始初。刺史張牧卒。交州人李長仁殺牧北來。據交州數年。病死。從弟叔獻嗣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寧遠司馬。武昌新平二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獻爲交州刺史。就安慰之。

黃福。字山言。山東萊州府平慶州邑昌縣人。明人郡縣我國時。開設交趾都布按二司衙門。勅命福署掌布政按察二司。

馮貴湖。廣常信府寧仁縣人。明人南侵時。任交趾布政司右參議。督金場事務。

紀緯。北城東安縣人。明人南侵時。任交趾按察司按察使。

阮友彭。江西吉安府靈陵縣人。明人南侵時。任交趾按察司副使。

殷旦。浙江紹興府蕭山縣人。明人南侵時。任交趾按察司副使。

外史氏曰。予一讀刺史都護史。不禁因之而有感矣。夫我不自立。誰非我仇。當未有刺史。未有都護之前。我國固堂堂一自主之國也。而君暗臣媚。文恬武熙。內政不修。外交不振。我自侮而後人侮之。國自伐而後人伐之。而所謂刺史所謂都護者。始咆哮而來矣。以尸行肉走之民。而遇其欲。

逐逐之虎何所施而不可何所欲而不遂於是肆其暴威倒懸我族試讀我歷史略舉當時之爲刺史都護如蘇定如蕭諮如李涿等重刑暴歛荼毒生靈虐政甚於虎狼蒼生視如草芥吾民呻吟度日苟且偷生其艱難悲慘况狀有非筆墨可能盡述也至於明人南牧明將張輔所至多行殺戮或積尸爲山或抽腸繫樹或剪肉取膏或炮烙爲戲使我國民丁壯死於干戈老弱墮於溝壑蓋不知幾千萬人吾民何辜罹此毒也嗟嗟有國者使至於此婢賊奴仇之辱國亡種滅之悲咄咄迫來縱有志士仁人推胸泣血或感黍離而雪涕瞻麥秀而興嘆或起義兵或尋短見前陪後繼終亦莫如之何噫可悲矣雖然無往不復乃天道之常而有屈必伸亦大勢所至故有漢蘇定之貪暴也必有二徵之興以逐之有明張輔之殘虐者必有黎祖之興以驅之而所謂刺史者都護者復相與望風而走自是物歸故主日月重光國權完全屬於自主見於歷史上種種可歌可哭令後人有無窮之觀感也

## ▲感時小言

### ▲殺人者死

絞決一斬首一梟首一凌遲一誅夷三族

人命至重貫古今通東西皆所公認故於法律凡犯殺人罪者必處以死刑頗有數人僅殺一人數人亦皆被處死刑人命之重如此殺人罪之大如此今乃有以一人貪利之私至於一時殺四五百人試問各法律家將處以何罪？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吾民在路上若見有一人殺他人者此時無論是非如何必將殺人者捉將官裏去彼殺人者必至受死刑也今乃有以一人貪利之私至於一時殺四五百人而吾民竟恬不之問試問惻隱之心何在？嗚呼法律家嗚呼吾民對於殺四五百人之大大犯人將如何？

中品

# 論唐人七絕（續三）

膳部員外郎杜審言。虢州參軍王勃。審言燕支山下之作。其體華艷。而意興不奇。子安之九月九日真味在酸鹹之外。

秘書監賀知章。常熟尉張旭。賀離別家鄉之章。已開太白夢得懷古一派。張神情高逸。桃花溪及山行留客二首。當有所悟。

尚書左丞相張說。新鄉尉李頃。燕公謫岳州。詩益悽惋。巴陵一望之句。得江山助矣。東川寄韓鵬詩。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

進士蔣維翰。維翰春女怨。清拔宜恨去。凡俗遠矣。

監察御史儲光羲。尚巧似務爲妖冶。然歌舞留人之句。差肩少伯。

右補闕李華。處士張潮。李之宜陽城下。幽寂可玩。張之茨菰葉爛。情廉雅怨。

右散騎常侍賈至。盱眙尉常建。幼鄰詩清逸。洞庭秋水。岳陽城上二絕句。差可與太白比肩。常建之兩歌楊林。寄興幽遠。唯淪於一尉。士論悲之。

散騎常侍高適。西州從事岑參。常侍善爲歎愴之詞。除夜之作。凄以斷矣。嘉州清拔不俗。故園東望及西向輪臺二首。意悲而遠。

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少陵絕句。非其所長。唯贈花卿與江南逢李龜年二首。音調悲壯。實曠代高手。其他諸什。未能稱是。且質重不文。微傷淺露。故以附中品。

成都尹嚴武。嚴武之昨夜秋風亦復能寫邊塞情景然總覺模擬王昌齡。

容管經略使元結河南劉方平校書郎孟雲卿。次山款乃曲屬辭幽約信晁氏所謂如古鍾磬不

諧於俚耳而可尋玩也。劉方平興託幽怨亦不失高流。孟子寒食之作頗具銳思。

尚書考公郎中錢起中書舍人韓翃。考功理致清瞻而瀟湘何事得龍標神韻君平之寒食東風

風流調達他作則頗傷繁富矣。

虞部郎中司空曙侍御史夏侯審集賢學士崔峒河中判官盧綸杭州司馬李端郢州刺史郎士元。

六子並是大曆之英詞采亦斐然可觀唯格調不高流於輕綺課其寔錄則郎中清華司馬刺

史閑雅侍御等微不逮者矣。

同平章事韓滉袁州刺史李嘉祐。作雖不多並麗婉有餘。

著作郎顧况虔州刺史戎昱門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通翁屬辭淒怨亦頗能造境唯才力苦弱。

戎昱音深歸夢之句甚有燕公風味伯蒼得嘉州之風故爾橫絕。

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元稹。

微之詞清切思深語近風情宛然暗風吹雨之作其沉痛不減太白之

楊花落盡也所爲艷詩彙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怪艷者太露姿態矣。

潞州從事冷朝陽容管經略使戴叔倫東宮衛佐陳羽江西節度參謀朱放國子司業楊巨源紅

線事既可傳冷詩亦飄飄而凌雲矣戴頗清怨唯骨氣綿弱陳與屬不奇朱作不多亦復平矣楊

用功頗深雖不造新語但取境務實似在諸人上。

陝州司馬王建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王涯。王仲初長於樂府尤長宮詞思遠格幽所言禁中事

往往有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初建爲渭南尉。與宮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倣此體者。雖有數家。建寔爲之祖也。王涯詩什。亦復含思清靡。其佳者。雖仲初爲之。又何加焉。贈尚書右僕射白居易。香山語平易清俊。有味頗多。感傷之詞。燕子樓之作。彌婉麗彌酸咽。足使夢得失步。

國子祭酒竇常。國子司業竇牟。殿中侍御史竇庠。武昌節度副使竇鞏。諸竇皆工詞。惟常幽眇。牟比之。淒怨焉。庠倜儻。甚有懷古之情。鞏最少。詩迺在諸兄上。微婉可誦。其造境飄逸。能得太白之一體。

四門助教歐陽詹。御史中丞呂溫。資州刺史羊士諤。助教善寫物。頗能入微。衡州屬辭清尚。情韻不匱。固知憲章蘇州也。刺史懷寄不淺。但未詣高妙之境。

柳州刺史柳宗元。柳州七絕。純以氣味勝人。至其境界不奇。蓋未能開拓耳。

協律郎李賀。司空椽劉言史。長吉幽深窅冥。不可窮詰。而酌奇玩華。自有一種異趣。皆人所未嘗道。去筆墨蹊徑間遠矣。棗強殊怪特。雖欲鍛鍊字句。而清曲可味。亦奇作也。皮日休云。二言史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能比。

處士徵諫議盧仝。玉川子七絕。諧清逸沈著。使人讀之亹亹不倦。頗與白香山風味相似。若以歌行衡之。則此又不怪矣。

吏部侍郎韓愈。昌黎七絕甚平直。非雄文大手之筆。然自貶潮州以後。諸作始工妙。每多委楚之音。詩人生命不諧。往往爲情而造文。而文愈工。然已遭辛苦矣。悲夫。

年十

進士鮑溶平盧節度使嚴休復。溶頗清約。休復羽車潛下之作。事既幻化。詩亦淒艷有仙趣。

中書舍人張仲素。仲素秋夜秋思諸作。能寫出一種幽怨。塞下曲亦自悲涼。直可寫影昌齡也。

國子思業張籍。

張公多警句。思深語切。擅風謠之美。秋思之作。可追步岑嘉州。

越州朱慶餘。簡州刺史雍陶。

慶餘辭興幽而婉。初受張籍之知。作閨意一篇以獻。張公酬之。因名

流海內矣。陶平曲有味。其源蓋出於香山也。

普州司戶參軍賈島。

長江不尙新綺。而字句瘦拔。意味無窮。客舍并州之作。亦高唱也。初反俗昌

黎以詩稱揚之。由是知名。

尚書右僕射李紳。衛國公太尉李德裕。公垂善寫境界。頗生動有意態。衛公原出樂天。意有獨到處。但拘謹耳。

太學博士李涉。博士寄興豪放。多淒厲之調。寫情與境。并有劉隨州風力。

清河張祜。

承吉善造清空之境。含思幽怨。每喜詠天寶遺事。亦自淒婉。嘗作淮南詩。有人生只合

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之句。

大中中果終丹陽隱舍人以爲識云。

渭南尉趙嘏。郢州刺史許渾。

承祐所著甚多。可取者不過數首。頗清怨。唯才力苦弱耳。丁卯徵傷

麗密少抑揚頓挫之致。然意境幽峭。得文房之蒼老。含蘇州之溫潤矣。

檢校工部員外郎李商隱。

其原出於少陵。善變化。其篇什佳者。往往清新曲艷。而用意遣詞。多屬

自造。與前人無相犯者。故能獨樹一幟。間用事僻澀語。雖工而意不足以勝之。亦是一嘗云。

隋縣尉溫庭筠。

飛卿清麗如江湍激石。亦自有沉著處。蓋得力於劉賓客爲多。與李商隱齊名。時

弘文館校書郎李羣玉。文山爲人曠逸。專以吟詠自適。故其詩超艷。善寫眼前景意。亦工。蓋師範  
錢仲文也。

都官郎中鄭谷。守愚頗哀艷。其風骨似元微之。而沉痛不及焉。然楊子江頭之作。亦爲驚絕矣。  
太常博士皮日休。贈右補闕陸龜蒙。皮意境幽咽。有林寒澗肅屬引淒異之概。亦清人骨矣。陸一  
造乎平淡。如寒泉漱玉。冷冷成韻。二人迭相唱和。創意並生。鍊在晚唐間別構一體。

### 下品

鳳閣侍郎元萬頃。趙國公李嶠。萬頃繁麗。而寄興都絕。嶠富才思。故應制諸作。頗有切句。兩公皆  
未脫齊梁習氣。

工部侍郎李適。正諫大夫薛曜。殿中侍御史崔液。李漸能開拓。唯用意謹飭。薛脫去采麗。能造超  
曠之境。崔雖競繁縟。而意趣橫生矣。

耿國公趙彥昭。水面芙蓉之作。未免刻畫。然婉而有味。

會稽秦系。公緒志超逸。多山中之作。寫情景頗省靜。唯格力平凡。

兵部侍郎柳渾。汴州判官劉商。柳劉之作。并近凡俗矣。

桂管觀察使張文規。侍御史陳標。蜀李餘。文規所作類宮詞。標亦卑瑣。餘意繁體疎。而近浮音。  
睦州徐凝。洪州施肩吾。新安皇甫松。凝清麗芊眠。肩吾亦復藻思。而格調不高。松縟理有餘。三人  
皆原出微之。而各得其一體。

劉得仁 白髮宮娃之句。寄興悲婉。頗有香山風味。

湖南觀察使翰琮。琮學劉夢得。頗構巧似之。言綠暗紅稀之作。有偏美焉。

忠武軍節度使薛能。能晚唐人。詩夸麗而偏淺。無才。頗自譽其詩。所賦柳枝詞。稱舉太過。視劉白

以下蔑如也。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步矣。

鄱陽陳陶。誓掃匈奴之作。亦爲哀怨。然格不甚高。比之龍標。尚隔一塵也。

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畋。棣州司馬崔櫓。台文清約有味。且能寫幽微。櫓甚有懷古之感。淮南節度副大使高駢。禮部員外郎王駕。新定方干。駢構思清麗。有傷密巧。駕造意過爲露直。玄

英隱鏡湖上。詩境澄永。頗可抒情。絕無輕綺習氣。抑亦江山之助乎。

府從事曹唐。唐作游仙詩百首。頗有列仙之趣。然其語多荒唐無稽。近神話矣。或斬之曰。堯賓嘗

作鬼詩。唐曰。何也。井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非鬼詩而何。唐乃大吟。哂集中不見。

餘杭羅鄴羅隱。羅虬。杭越三羅。惟鄴最清。怨可誦。隱流於卑俗。有乖文體。虬比紅兒詩。亦復輕巧。

情過其才。初虬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杜紅兒者。善歌。常爲副使者屬意。副使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贈之。以采孝恭不令受。虬怒。拂衣起詰。且手刃之。旣而追其寃。作絕句詩百篇。借古人以比其豔。盛行於世。

來鵠。李山甫。汪遵。鵠過於刻畫。山甫氣工而意不完。遵意微而婉。寄興幽遠。良無鄙促矣。

兵部侍郎韓偓。致堯祖。襲元稹。輕綺側豔。殊得風流媚趣。然氣格不高。其辭皆閨房不雅馴者。高秀寔言。『元微之詩豔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亦確論也。

翰林承旨吳融。主客員外郎杜荀鶴。子華意興淺露。駁乎不足議也。彥之善爲詞。清切而有理致。多悽越之音。使彥之不苦吟。其文亦何能至此。

中書舍人司空圖。表聖。唐末勝士。詩格高雅。有大曆遺響。其論詩酸鹹之喻。東坡以爲名言。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得味外味矣。然他無所取。

祕書省正字徐夤。中書舍人錢珝。夤學白樂天。亦自悽怨。珝清拔善寫幽微之境。今所錄止乎七絕。凡百二十一人。不揣固陋。輒詮次優劣。殊非定制。昔鐘榮著詩品。裁論較實。文詞亦粲然可觀。余以今錄比之。眞里醜捧心矣。

述此篇竟。尙有餘義。可爲本篇之一束者。藝苑卮言云。三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所謂古樂府者。卽漢魏古詞也。漢魏古詞。或淳而質。或輕而綺。長短錯雜。雖極節奏之妙。然往往窅深奧冥。其趣難求。抑或詞不達意。不得解者多矣。故樂府再變。而爲唐人絕句。絕句之妙味。人人解吟。雖不能口說。多可神會。蔡寬夫詩話云。『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予家有古涼州伊州辭。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也。豈非當時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窃取播之曲調乎。』是知唐以絕句爲樂府。而歌人多能解其意也。又可知唐人絕句。非歌唱之。不足以得其妙焉。况高華清麗。流調宛轉。其神韻之縹渺。尤非言語所可描寫者哉。

## ●文苑

## △菊軒詩集

## ●書示幕下

(註)菊軒先生姓馮諱輝永。山西平山人。於嗣德末年。以儒冠充軍務。適國家多故。先生隨掛印歸北寧授徒。壽七十。

## ★橫山覽勝

橫嶺南天第一關。凜然百二聳人寰。一方保障分南北。半幅輿圖控海山。雲護石城臨絕嶺。霜嚴樵鼓響重巒。太平不用局魚鑰。明月清風自往還。

## ▲富川外庄留柬

中原制勝豈今無。千里關河憶故都。陶令只應題甲子。張卿空自慨。尊鱸紅塵厭看傷時薄。紫綬慵纓笑體癯。主德未酬臣未死。祥金會見躍烘爐。  
○錢安平原守阮仲園

廣平人回貫

故人今日整歸鞭。回首南中更黯然。世路幾逢青眼客。子心長繫白雲天。  
潘江屬安平暑退潮猶急兜嶺屬廣平涼回月正圓。十載風塵無限思。向人勿復道三宣。

## ●擬白樂天商婦話舊

功名何有更何無。傀儡場中只是吾。自愧姿容非絕世。故粧粉黛詠其姝。傭書定遠虛投筆。依樣翰林笑畫葫。造命但憑君相意。駘駕剪拂駕。

異地相逢楓荻秋。一般心事共綢繆。商人重利輕離別。騷客無情淡去留。紅淚夢回天欲曉。青衫愁濕調初收。白頭共述生平遇。不盡寒江孤月流。